



周禮集說秋官綱領

秋官總論

禮樂刑政所以同民心出治道

樂記曰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用刑當盡心不可輕易

王制曰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汎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大小之比以

成之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于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制刑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刑法不可輕制

左傳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疑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其末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

和泣之以疆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則徵其書而激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血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盼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
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

龜山楊氏曰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夫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而王道成矣先王非用政刑也書曰德惟善政則以德爲政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則以禮用刑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矣茲其所以不悖歟

古人化民以德而不忍用刑後世則專用刑而不以德鄭景望曰古之化民純任德教刑雖設而聖人常有置而不用之意不幸而施於一人亦遲回慘愴不忍是人

之獨入吾刑也而况於多乎於是有遷民之法夫其遷之也蓋別其頑弗友之民而即之禮義之邦薰之以教化已成之俗而變其朋類汙染之習使狂者終以直惡者卒以善以並生於天地之間是聖人之心也舜之分北三苗周忿商頑民相去千餘載間其道蓋出於一後世任德之論微不復有此政矣惟峻刀鋸厲斧鉞熟於民之耳目而姦愈不可勝則益不勝其忿至羣聚而勦之舉城邑而屠之餘忿猶未平曰是草木鳥獸之不若必將根薙而種獮之斯亦不仁甚矣夫以一性之善豈有不可化之理天爲民而立君亦曰使無失其性彼冥然無知頑然不可訓者豈其初固然哉是必有以致之矣聖人於天下之惡所以不敢忿疾而致其哀矜善救之方而孟子性善之論亦以救不仁之禍也哉

先王用刑之意本欲生民

張南軒曰孟子曰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先王明
刑法以示民本欲使之知所趨避是乃生之道也而
民有不幸而陷於法則不得已而加辟焉固將以遏止
其流也是亦生道而已又况哀矜忠厚之意薰然存乎
其間其為生意未嘗有間斷也若後世嚴刑峻法固不
足道而其得情而喜與夫有果於疾惡之意一毫之萌
則亦為失所謂生道者矣

典獄之官係民生死須是無一毫私意

東萊曰大抵典獄之官民之死生係焉須是無一毫私
意所言無非公理方可分付民之死生天德所謂至公
無私之德到自作元命地位命是命令所制刑之命皆

是一個元善不可復加之命方可後世多以典獄為法
家賤士民之死生寄於不學無知之人和氣不召和氣
常有所以不能措天下之治蓋掌刑之官代天行罰天
討有罪天所以整齊天下之民元不是自家事惟敬五
刑以成三德敬五刑是專敬天理三德是或當用正百
或當用剛克或當用柔克各得其當若不敬天命為害
所逼為利所誘用刑必差須是置禍福於度外專敬天
命刑無不得其當則民有措手足此所以培養根本故
三代得天下以仁

獄者天下之命所以收人心召和氣

立政周公說不可誤于庶獄庶慎周公到此又說獄者

蓋獄者天下之命所以文王必明德慎罰收聚人心感
召和氣皆是獄離散人心感召乖氣亦是獄以前既大
抵事最重處只在獄故三代之得天下只在不嗜殺人
秦之所以亡亦只是獄不謹惟是於用獄之際養得一
个好生之德自此發將去方能盡得君德

張南軒曰獄重事也欽卹之義著於虞書其命羊陶曰
明于五刑以弼五教蓋古者刑罰之設教化未嘗不存
乎其中聖人之心固期于天下之無刑也孔子亦曰聽
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使之至於無訟者其必有
道矣周衰先王之意不傳而其法日壞故又曰上失其
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得其情矣而

繼之以哀矜而勿喜則反本之慮深忠厚惻怛所以涵
養斯民者爲如何哉嗟乎推是心也使之至於無訟可
也

刑施於德教之所不及

黃氏曰先王之德使民畏而愛之畏之則寓於刑愛之
則寓於教然而先王非欲使民畏之施於德教之不及
而已

周禮集說秋官綱領

周禮集說卷之八

秋官司寇

吳興後學前谿陳友仁君復

編

鄭氏曰象秋所立之官寇害也以秋肅殺萬物天子立司寇使掌邦刑所以驅耻惡納人於善道也 王氏曰舜命臯陶作士而先戒之曰蠻夷猾夏寇賊姦究則刑以懲寇為急也刑官而司至於寇則刑官之事無不舉矣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鄭氏曰禁所以防姦者也刑正人之法 東萊曰司寇

掌邦禁凡邦之刑辟皆總焉曰詰姦隱刑暴亂者姦隱
隱而難知故謂之詰蓋推鞠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顯
而易見直刑之而已天下之罪惡雖萬狀要不出於隱
顯之兩端曰詰曰刑既皆有以待之矣

周禮菁華曰小宰言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而此經乃
言秋官司寇掌邦禁者何也先王立法止於禁過而已
此司寇所以先言掌邦禁而後言刑邦國也司徒掌邦
教則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司寇掌邦禁獨曰刑邦國
又何也蓋刑所以弼教也寇則敗其教之成者也縱欲
敗類乃教之所棄而刑之所取故掌刑者謂之司寇亦
謂之司敗是刑所以懲其敗類者也矣獨林氏說家之初

九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於上九則曰利用禦寇上下
順也蓋用刑之意本以禁暴懲之於未正猶云可也致
寇而後禦雖以順用斯為未矣使不能明威立義俾民
不迷防微遏萌逆折其始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豈
為民極之意是知禁過於未然者聖人之本心也刑以
濟其禁之所不及者聖人之不得已也司寇所掌不先
言刑而先言禁者其三代本末之序歟 雜說司寇掌
刑不言刑而言禁者蓋治於已然不若沮於未然刑於
已至不若戢於未至先王之立刑法惟恐天下之人入
其中而不能自出故為之明示法禁使知有如是之罪
必陷如是之刑有如是之惡必麗如是之辟人有懼心

易避而難犯者此司寇所以言掌邦禁也 林氏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者教官之事也以刑禁暴者刑官之事也教施於未然之前刑施於已然之後二者相為終始而已 王氏曰禁之所以為仁刑之所以為義禁之不止猶有犯焉以義斷仁也

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愚謂自大司寇止士鄉士卿一人大夫六人士五十六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

徒百有六十人

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自遂士止朝士士七十四人府二十九人史五十八人胥五十八人徒五百八十八人

司刑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人

司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已下無胥

司約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愚謂自司盟士十四人府七人史十四人胥五人徒三十二人

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司屬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無府胥

大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六人有賈無胥

司圜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

人徒百有六十人

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無府胥

自職金止掌戮士四十二人府十二人史二十六人胥二十四人徒四百人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徒胥二百人

罪隸百有二十人無員不計已下

蠻隸百有二十人

閩隸百有二十人

夷隸百有二十人

貉隸百有二十人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無府胥

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無府

自司隸止禁暴氏士二十八人府七人史十人徒八人胥十三人

野廬氏下士四人徒四十人二人徒百有二十人無府史胥

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司烜氏下士六人徒十有二人

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脩閭氏下士二人史六人徒十有二人

自野廬氏止脩閭氏士三十人史六人胥計八人徒二
人真紙下士二从徒八人已下無府史胥

允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翼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柞氏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雉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

哲蔟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剪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赤友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蠅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壺涿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緇救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伊耆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儀上士八人
中士十有六人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
八人徒八十人

環人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訝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交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刑之爵皆卑

掌察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

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

人徒二十人

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

人

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

人家士亦如之

姻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壺涿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庭士下士一人徒二人

街救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伊耆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自冥氏止伊耆氏士二十五人徒八十六人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儀上士八人

中士十有六人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

八人徒八十人

自大行人止行夫大夫六人士五十六人府四人史八

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環入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無府
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無府

史胥

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疏徒三十人

掌訝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交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無胥

刑之爵皆卑

自環人止掌交士三十七人府五人史十四人胥十人

掌察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已下無府胥

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已下無胥有庶子

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人

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八人家士亦知之

自掌察止家士士二百七十九人府四十五人史九十八人胥八人徒千八人

愚按秋官六十六員除罪隸已下五官無員不計今將合計者陳列于後

大夫十三人上大夫一人 中大夫八人 下大夫八人

士六百四十一人 上士百一人 中士百五十九人 下士三百八十一人

已上鄉大夫士總六百五十四人

府 百一十五人 史 二百五十四人

胥 百七十三人 徒 三千六十八人

賈 賈四人 庶子十二人

已上府史胥徒賈庶子總三千六百二十六人

二十九官無府 二十二官無史 三十三官無胥

一官無賈 二官有庶子

愚按天官小宰之職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則今秋官多六官學者欲要五中尋冬官請當於此求之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詰

李氏曰刑罰之行非好殺人欲民之不相殺也非使畏已欲民之自相畏也然而憲令所加苟失權時之制則致遠

恐泥矣故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 王氏曰三典即大宰所謂刑典也 劉氏曰典常也法也民失其常則立

灋以治之使復于常乃謂之典也苟失其常諸侯則治之以三典萬民則治之以五刑一天下於禮樂致萬民於中

和大司寇之職也 鄭氏曰詰謹也書曰度作詳刑以詰

四方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典者為其民未習於教也平國承平守成之國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也亂國奠

弑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

林少穎曰司寇刑新國用輕典者以其舊染汙習不可遽正姑惟教之宜以其柔克之義也刑平國用中典者以其已安已治既富既庶陶冶被服莫不卞治則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宜以正直之義也刑亂國用重典者以其頑昏暴悖不可訓化則殲渠魁滅強梗宜以剛克之義也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此之謂乎

黃氏曰平國之時教化既明習俗既成以柔治之則非仁以剛治之則非義故用中典中典先王以立正直之德者也以刑教中先王之意也後世過者恃刑以爲威不及者置刑以爲愛不能應時而行豈有它哉無三德以趨時無

三典以立德孝文賢君也未能以德行仁其廢肉刑也特發於私情而已况不仁者乎先王之制刑也出於立德先王之用刑也出於弼教故於人情世俗相爲重輕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此因一人之情者也大司寇三典所謂刑罰世輕世重因一世之情者也 雜說先王以德制刑以刑輔德九刑之所施一趨時而已何嘗容心哉譬之權衡物輕則衡低物重則衡昂何嘗有心哉

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 愿音願暴當爲恭字之誤也

劉氏曰以五刑糾萬民者建六典以爲民極也是故六鄉

各職於其官而建之使必行於天下行之使必範於後世者大司寇正其刑典也乃建事典佐王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者用野刑焉農耕也溝涂也隄防也井邑也宮城也百工也凡役民以作其事而奉國家者以成功爲上以不致力爲糾也則冬官之職待之而後立焉乃建政典佐王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者用軍刑焉振旅也芟舍也大閱也伐國也戍疆也凡設民以立其政而尊國家者用命爲上也以不死守爲糾也則夏官之職待之而後成焉乃建教典佐王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者用鄉刑焉大司徒鄉八刑糾萬民是也六德也六行也六藝也五禮也五品也凡設民以行其教而佐邦國者以

成德爲上也以不致孝爲糾也則地官之職待之而後立焉乃建治典以佐王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經萬民者用官刑焉六官也六屬也百官府史也都鄙群吏也凡役民以立其治造國家者以賢能爲上也以不稱職爲糾也則天官之職待之而後立焉凡建禮典佐王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者用國刑焉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也國家也祭祀也凡役民以踐其禮者以恪愿爲上也以不致恭爲糾也則春官之職待之而後立焉五者國之大典聖人皇建其極於天下以參天地而贊化育待之而成焉然非典刑之正亦莫得而成之也不曰詰邦國刑百官糾萬民乎然則刑者不得已而用之豈聖人所樂哉

故力不懋則財不生而野荒民散矣是野刑不可已也亂
不除則人不安而民散國離矣是軍刑不可已也孝不盡
則忠不純而家破國微矣是鄉刑不可已也職不舉則治
不成而政衰俗薄矣是官刑不可已也禮不行則中不建
而君弱臣強矣是國刑不可已也天地四時者六官之序
聖人體其序而化成天下之道也野軍鄉官國者五刑之
序聖人不得已而即其序以措萬民於中和之道也故先
之事典富其民也國富則侵之者至矣次之以政典所以
除其害也富矣安矣不教之則逸欲生焉故次以教典所
以正其俗也教行而俗正不可以不治之也故次之以治
典所以性其情也治典性其情以刑焉非所以久而安之

也故次之以禮典所以久其中而安之於禮樂是故孝弟修
於厥家而忠義聚於其國而聖人之治成焉五刑弼於五典
而建中于民先後之序也使夫萬民其德日新其仁可知也
以園土聚教罷民九害人者寘之園上而施職事焉以明刑
耻之其罷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園土者
殺罷音皮

鄭氏曰園土獄城也聚罷民其中困苦以教之爲善也民
不懲作勞有似於罷害人謂爲邪惡已有過失麗於法者
以其不故犯法寘之園土繫教之庶其困悔而能改也寘
置也施職事以所能役使之明刑書其罪惡故大方版著
於背反于中國謂舍之還於故鄉里也司園職曰上罪三

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不齒者不得以年
次列于平民出謂逃也 王氏曰以兩儀言之則乾爲圓
以五則言之則規爲圓獄而謂之圜土有仁而生之之道
也非苟實之也罷民不能自強以禮者也故有至於罪以
至於罪而害人故實之圜土聚之教之也施職事焉所以
勞苦之使知自強以明刑耻之所以汚辱之使知自好彼
知自強則厭勞苦而思就顯榮矣則向之失者今也皆洗
滌自新遷善徙義斯釋之可也故其能改者反于中國方
其實之圜土猶外之中國也其能改者出之無復圜土之
拘制所謂反之于中國也且其收之也三讓而罰而歸之
于圜土及其能改亦不可以一日而足故不齒於倫類者

三年三年無違亦以久矣則歸之倫類以序之而復于
民也先王於罷民宥而教之可謂至矣然有不能改而
逃焉殺之可謂義也夫聚而教之者仁出而殺之者義圜
土之法一設而先王之仁義兩存則孰不遠罪遷善哉其
不能改而出焉者無有矣特其立法也詳而曲爲之防及
此焉書曰五刑有宅五宅三居則方辨之時以流宥五刑
輕者外之中國也囚之圜土其意亦猶是歟 李氏曰人
之爲惡豈一朝一夕必有漸也放僻邪侈之情動而無所
畏忌則或伏尸市朝或流血刀踞雖其悔之猶噬臍也是
故先王之馭民必早爲之所過輕者則坐諸嘉石稍重者
則歸于圜土皆未入于五刑也若因茲困辱遂能自新則

復為齊民何刑殺之及哉此亦使民遷善遠罪之法也孔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易曰履校滅趾無咎此之謂也 王介甫曰先王之於民也德以教之禮以賓之仁以宥之義以制之善者怙焉不善者懼焉故居則易以治動則易以服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 造七報反

鄭氏曰訟謂以財貨相告者造至也使訟者兩至既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也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必入矢者取其直也詩曰其直如矢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个歟 疏曰此論民獄訟不使虛誣之事言禁者禁民省事之法也 王氏曰兩造謂彼已有辨

兩爭者皆至於公也訟者言於公也訟以兩造聽之而無所偏受則不直者自反而民訟自禁 矣入束矢以自明其直而矢之為利直行者也不直則入其矢亦所以懲不直知所懲則訟何患於滋而不禁乎古之於訟謂之聽者以聽其聲為主也書曰兩造備具師聽五辭此之謂也 菁華曰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獄以嘉石平罷民以肺石達窮民其心惟恐民之陷於罪也故有市憲之官禁殺戮禁暴氏之官萍氏之官以禁其邪心察其奸偽憲其刑禁明其號令使民知刑戮之可畏罪戾之可耻而相率為善是聖人之所欲也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 劑子隨

鄭氏曰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劑今券書也使獄者各齎券書既兩券書使入鈞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不券書不入金亦自服不直也必入金者取其堅也三十斤曰鈞 王氏曰方言於公者訟也因而守之者獄也蓋爭而不已必事於訟訟而不已必至於獄以其至於獄也必有簡然後聽之故書曰無簡不聽簡示劑之類也劑判書也兩劑彼已各具其獄辭之書也以兩劑聽之而無所偏信則不直者自反而民獄自禁矣入鈞金則以自明其不可變然後聽之而金之爲物則堅剛而不變故也必三日而後辨者重致民於獄也書曰聽獄之兩辭記曰有旨無簡不聽所謂簡者非特劑也舉劑以

見類馬

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替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 桎音質梏古毒反

鄭氏曰嘉石文石也立之外朝門左 疏曰欲使罷民思其文理改悔自脩 鄭氏曰平成也成之使善 王介甫曰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則司救所謂衰惡也凡害人者司救所謂過失也過失不謂之罪而得罪反重於衰惡則爲其已麗於法也唯其

過失是以未入於刑不虧其體以園土教之也衰惡謂之罪而得罪反輕於過失為其及麗於法也坐諸嘉石使自反焉且以耻之役諸司空則以疆其罷故也 鄭氏曰麗附也未附於法未著於法也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役諸司空坐日訖使給百工之役也 劉氏曰萬民有罪過無大惡可置於園土也故曰未麗於法焉若舍之而弗治則州里中下之民更胥倣之是害於州里之善俗也乃桎梏其手足而坐諸嘉石俾省其過焉役之司空俾贖其過焉而即其罪之輕重差為五等然後使州里之衆保任之且以為宥者則州里之衆皆可責之以自新也 王介甫曰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則無

任者終不舍焉是乃使州里相安也先王善是法以其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非特如此而已司空之役不可廢也與其淫平民而苦之孰若役此以安州里之為利也 愚謂重罪旬有三日坐三作二坐十日

以肺石達窮民久遠近惇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 廢反惇其營反長丁丈反

鄭氏曰肺石赤石也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

疏曰必以赤石者使之赤心不妄告也 鄭氏曰無兄

弟曰惇無子孫曰獨復猶報也若今上書詣公府言事

長謂諸侯若鄉遂大夫 疏曰長官不肯通達窮民即

來立於石 王介甫曰以大僕觀之欲其速達其於濠
令然而立於肺石三日然後聽之則又惡民之瀆其上
則上瀆耗而不潔雖誠無告反不暇治矣 王氏曰先
王之時匹夫匹婦皆得其所而困窮之民不敢廢也
之不虐無告文王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凡以爲
劉氏曰肺者氣之府而外達乎皮毛惇獨老幼天民之
窮無告者其微弱也猶國之皮毛焉心之氣靡不通之
也不通則疾病生焉故用之達窮民其有取於是乎立
於肺石三日者審究考核得其情實然後以其辭告於
上罪其長焉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法于象
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

王氏曰夫刑例也例者成也宜無所加損焉於正月之
吉始調和而布行之者蓋先王雖原情以定罪因事以
制刑亦當因時而爲之變通矣噬嗑之明罰勅法賁之
無敢折獄豐之折獄致刑中孚之議獄緩死大司徒以
荒政而緩刑穆王度作刑以詰四方則刑雖有常刑亦
量時而有輕重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爲是
故也且民不可使覲刑也必縣刑象使民觀之者蓋先
王之法若江河貴乎易避而難犯苟匿爲物而愚不識
其陷於罪又從而刑之不幾於罔民乎其使民觀象者
亦使知所避而已

凡邦之大盟約泣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太史內史司會
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約於妙反會古外反

疏曰大盟約者謂王與諸侯因大會同而與盟所有約
誓之辭鄭氏曰泣臨也天府祖廟之藏六官六卿之
官也貳副也王介甫曰泣其盟書者刑一成而不可
變盟要如之且違焉則刑之所取刑官之事也登于天
府謹藏之也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貳而藏之者各
以其事攷焉非特備失亡而已王先生曰盟約之來
尚矣呂刑曰民興胥漸泯泯焚焚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是堯之時盟約之事已行於民間矣左傳曰昔周公太
公股肱夾輔王室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

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是成周時盟約之事已行
於國家矣谷梁子以為盟約不及三王非也春秋時有
書來盟有書泣盟有書同盟然春秋之盟口血未乾而
背之其與周人之盟約有間矣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
受其貳而藏之者以太史掌邦之典法則內史掌國
法國令之貳司會掌典法則之貳而六官辟藏故也
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
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斷丁亂反弊必世反

鄭氏曰邦典六典也以六典待邦國之治邦灋八法也
以八法待官府之治邦成八成也以官成待萬民之治
弊之斷其獄訟也故春秋傳曰弊獄邢侯雜說此三

者皆在大宰定斷弊却在司寇

大祭祀奉犬牲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泣誓百官戒于百族及納身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其明水火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大軍旅泣戮于社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身善庚反蹕本亦作蹕音身

鄭氏曰奉猶進也 王介甫曰大金畜也秋官羞之各

從其類也小司寇小祭祀奉犬牲士師刳珥奉犬牲則

所任有大小故也 鄭氏曰戒之日卜之日也郊特牲

曰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命誓受教諫之義也獻命

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內戒百姓也 氏曰庫

門之內象法之所示戒百官所以謹之也太廟先祖之

所在戒百姓於此所以親之也 王先生曰百官者百

執事也百族者王之族姓也族姓之與於祭則為重於

百官矣故戒百官於庫門之內而戒百姓於大廟之內

所以示親疎也然祭之前期十日有戒有誓曰誓則重

於戒矣大宰云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小宰云以法

掌祭祀之戒具小宰言戒而不及誓言具而不及脩則

是誓之為重於戒明矣夫祭莫重於齊齊莫重於誓戒

誓百官者大宰也泣于誓者大司寇也夫豈以大司寇

之泣大宰哉泣百官之聽誓於大宰者耳賈氏以為大

司寇不得泣大宰遂以為大宰特掌其誓而誓者乃餘

小官失之矣百官言誓而百族言戒則又知百族不預

於執事有預於從祭此所以不聽誓而聽戒也荆公謂
互文見義又失之矣 劉氏曰禮之大者用人必衆非
臨之以刑官則無致其肅故司寇蒞其誓戒 註疏納
享致牲也大司寇為王引導祭之日亦如之明水火所
取於日月者水以配鬱鬯與五齊火以給饗身也 劉
氏曰明水火者陰陽之精氣也所以致聖人精明之意
於鬼神示也而刑官奉之以其自潔而能潔於神也
王氏曰明水火之為物潔而清明之至也刑官之所以
格上帝於是為至矣書曰明清于單辭此亦刑官清明
之事九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與大祭祀前王同
義亦期於無刑之意也大軍旅蒞戮于社者弗用命戮

于社蒞戮刑官之事也 鄭氏曰屬士師以下蹕止行
也 劉氏曰邦之大事役民衆矣所以致肅也使刑官
之屬蹕之則罔不肅矣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
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
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以衆
輔志而弊謀 鄭許亮反長丁丈反擯必刃反

鄭氏曰外朝在雉門外致萬民聚萬民也詢謀也詩曰
詢于芻蕘謀及庶人國危謂有兵寇之難國遷謂徙都
邑也立君謂無冢適選於庶也 劉氏曰三者國之大
政也皆以為乎民而為之焉故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

致萬民而詢之 鄭氏曰羣臣卿大夫士也羣吏府史也其孤不見者孤從羣臣卿大夫在公後擯謂揖之使前也叙更也輔志者尊主賢明也 王氏曰王朝有三有內朝有治朝有外朝外朝在庫門之外而致萬民以詢事之朝也詢者徧咨之謂也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則所謂致萬民而詢者卿士庶人無不在也詢及於庶人則其謀也徧矣故以致萬民為主也國危則謀安若周公之討亂是也國遷則謀居若盤庚之遷都是也立君則謀嗣若文王之舍伯邑考立武王是也 王介甫曰三公鄉老也上言三公中言州

長兩言百姓則鄉官皆在於此矣百姓北面答君也三公及州長北面帥民也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則左右其事而已 王氏曰志在王也謀在下也以衆輔志則以衆謀而輔王之志也弊謀則以衆謀為稽而弊之於王也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亦若此而已矣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讀書則用灋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訊音信

王氏曰五刑司刑所謂墨劓宮剕殺也聽獄訟則是非曲直能審能克也能聽獄訟然後於有罪者而麗之法以附于刑也既得其罪附于刑矣又從而用情以訊

之恐其非心服而從也 鄭氏曰附猶著也 疏曰以
囚所犯罪附於五刑恐有枉濫故用情實問之使得真
實 鄭曰以情理言之異有可以出之者十日乃斷之
王制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
心焉 疏曰此聖人緩刑之意欲其欽謹也 劉氏曰
至于旬乃弊之者王既欽哉惟刑之恤則有司不得以
忽易之也故念五六日至于旬時唯盡其明乃敢斷之
又以罪斷之書讀之於囚審之而弗變乃用法焉其謹
之如是也 鄭氏曰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者為台
獄吏褻尊者也不身坐者必使其屬若子弟也春秋傳
曰衛侯與元咺訟審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

理 劉氏曰不躬坐獄訟遺人問之所以養其信義也
人有信義則廉耻生於其心而不復為非義也此先王
所以厚風俗以正人倫也王族有罪磬于甸人古之道
也 鄭氏曰記曰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 王介
甫曰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者貴貴也王之同族有罪
不即市者親親也貴貴親親如此而已豈以故撓法哉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
曰耳聽五曰目聽

王介甫曰聽獄訟求民情以訊鞠作其言因察其視聽
氣色以知其情偽故皆謂之聲焉言而色動氣喪視聽
失則其偽可知也然皆以辭為主辭窮而情得矣故五

聲以辭爲先色氣耳目次之 鄭氏曰辭聽謂觀其出
言不直則煩色聽謂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氣聽謂觀
其氣息不直則喘耳聽謂觀其聽聆不直則惑目聽謂
觀其眸子不直則眊然

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
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
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

鄭氏曰辟法也麗附也 疏曰若有罪當議議得其罪
乃附刑法 王介甫曰王所以馭萬民者有八統故其
用法也有八辟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則若今律在八
議者亦稱定刑之律也謂之議則刑誅赦宥未定也

鄭氏曰親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是也故謂舊知也
謂有德行者若今時廉吏有罪先請是也能謂有道
者春秋傳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杜稷
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棄
社稷不亦惑功謂有大勳力立功者貴若今時吏墨綬
有罪先請是也勤謂憔悴以事國賓謂所不臣者二恪
二代之後歟 王氏曰以王之親故則不可以衆人同
例以國之賢能則不可與庸常同科有功則或可揜過
在貴則不可以遽凌辱吏之勤勞則不可以沮抑吏之
尊貴則宜有以優異此所以用八辟以議之也然以臯
陶爲士而瞽瞍殺人舜不敢赦必至於遵海而逃然後

可其議之大槩可知矣 劉氏曰議親者所以教天下
愛其親也議故者所以教天下厚其故也議賢者所以
教天下慕其賢也議能者所以教天下興其能也議功
者所以教天下懋其功也議勤者所以教天下勸其勤
也議貴者所以教天下忠其君也議宥者所以教天下
存亡繼絕而不棄先王之德也八者天下之大教非天
子私親故而撓其法也人倫之美莫斯為大

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
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刺七賜反斷
丁亂反後皆同

鄭氏曰刺殺也中謂罪正所定三訊罪定則殺之訊言

也宥寬也民言殺殺之言寬寬之上服劓墨也下服宮
刑也 劉氏曰刺殺也謂獄成而殺之者猶懼其殺之
而失中也是以訊問於衆以弊之羣臣羣吏庶民皆知
其情之可以刺宥然後從而施其刑或上服或下服庶
幾不失乎中焉 王氏曰先王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
與其有不辜之殺寧有不經之失故民之麗於刑而在
所棄者猶不忍置之死地尚冀有以生之焉此所以用
三刺以斷庶民獄訟之中也刺殺也訊之於臣吏萬民
衆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則殺者因彼而已羣臣者大
夫以上也群吏者士以下也訊群臣群吏然後訊萬民
者則臣吏能循民志而達之故也聽民所刺宥司刺所

謂三刺三宥之法是也刑者上之所制以服于下而下
有罪附於刑者宜無不服也上服則服刑之重者也下
服則服刑之輕者也謂之上服下服則猶舜典之言五
刑有服呂刑之言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者同
也記曰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此刺宥所以必聽於民凡
與衆共之而已 李氏曰凡有血氣之類莫不愛其生
君大夫士之於牛羊豕猶無故不殺況於人乎萬物之
靈父母生之拊畜長育顧復之恩至三年然後免於其
懷刑之大者伏鉄鑕其次亦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
何其痛哉刑期無刑蓋不獲已苟得其情亦哀矜而勿
喜矧可不慎以及于非辜者乎故聖人求之以五聽麗

之以八議三宥以恤其非意三赦以異於全人猶恐聰
有所不聞明有所不見下情有所不達議法有所不平
於是而立朝之法以詢于衆焉必羣臣羣吏萬民之意
同然後刑殺可不謂謹乎此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
然後殺之意也

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
之以制國用此毗志反上時掌反

鄭氏曰大比三年大數民之衆寡也人生齒而體備男
八月而生齒女七月而生齒人數定而九賦可知國用
乃可制耳 王先生曰夫天府以天爲名者尊之至也
登其書於此正所以重其事也賢能之書登于此見於

鄉大夫盟約之書入于此見於司約獄訟之書登于此見於司寇民數登于此見於司民但天府曰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司祿一官缺矣必知穀數亦登于此然書之所藏有不書其貳者獄訟之書也有一官書其貳者賢能之書也有數官書其貳者民數也有不止一官書其貳者盟約也然登其書於天府其為重則一初不可以書之貳為輕重書貳與否及其所書貳多少之數但觀其事之施行耳 王氏曰制國用必言於司寇者蓋其貧民之貧以上賦歛之多賦歛之多以其用度侈不知事為之制也此內史司會冢宰所以貳之以制國用歛國用以賦歛制之賦歛之多

寡以民數制之故也記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抄制國用者冢宰之事而兼內史司會言之者蓋內史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逆會計司會以法均節邦之財用故也 雜說無常產則無常心有常產者有常心苟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王制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大司寇亦從焉小祭祀奉犬牲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身亦如之大賓客前王而辟后世子之喪亦如之小師泣戮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辟婢亦及後皆倣此

劉氏曰實鑊所以滌牲也納身所以煮牲也前王而辟除姦凶也 王氏曰為王闢道也

鄭氏曰小師王不自出之師屬亦士師以下也

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
鄭氏曰司民星名謂軒轅角也小司寇於祀司民而獻
民數於王重民也進退猶損益也國用民衆則益民寡
則損 王氏曰民生自天天實有司之者先王必有以
報其生養之功冬物成之時故孟冬祀司民焉方祀司
民則司寇獻民數於王者以民之多寡實天降也刑之
繁省致天討也人之所爲凡以奉成天之所爲而已未
嘗私焉王拜而受之重國本也圖制國用必言於司寇
者以民之輕生而觸法冒死而犯刑者以其貧而已民
之貧以不知圖國用而制之故也

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

王氏曰羣士刑官也刑官謂之士 疏曰鄉士遂士之

屬 鄭氏曰登中上其所斷獄訟之數 王氏曰中謂

獄訟之中言事實之書也必登于天府者以刑所以致

天討故登于天府而藏之且示重其書而有謹於用之

意

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

令羣士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會

古外反

王氏曰令羣士則令于士師鄉士以下使之稟法故也

宣布于四方則宣布于邦國也憲刑禁則揭而示之使

知所避也有刑必有禁所以左右刑罰而使不犯也命其屬刑官之屬也入會則計其刑之多少而入其書於司寇也歲會餘官皆以歲終入其書獨司寇以正歲入之者所以謹其始也且春主仁先王之刑亦以仁為主也 鄭氏曰得其屬之計乃令致之於王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間左音佐右音又徇以俊反縣音玄

疏曰凡設五刑者期于無刑於刑外豫設禁禁民欲其無犯於刑是左右助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也 王氏曰先王之用刑罰常出於不得已其心常期於不用必輔

之以禁使民無犯焉 鄭氏曰宮王宮也官官府也國城中也古之禁書亡矣今宮明有符籍官府有無故擅入城門有雜載下帷野有田律軍有囂謹夜行之制其痛音粗可言者 王氏曰以木鐸徇之于朝使之內有所聞也書而縣於閭門使之外有所見也 疏曰巷門謂之閭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王氏曰禁止使勿為施於未然之前戒救其怠忽於事為之際以五戒先之則引而導之使民無進而麗於五

罰也以五戒後之使民無退而麗於刑罰也 劉氏曰
在蠱則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在巽則曰先庚三日後
庚三日吉五戒所以先事以戒之使毋麗于刑罰聖人
之仁於斯見其厚於父母而過於天地也 王氏曰誓
若湯誓泰誓之類誥若康誥洛誥之類禁若遂人之田
役掌其禁令糾若刑典之糾萬民憲若布憲掌憲邦之
刑禁是也然誓之所用非特軍旅也而軍旅為主祭祀
田役之類皆有誓誓也禁之所用非特田役也而以田
役為主宮中官府皆有禁也以此推之則曰糾也憲也
亦若是而已

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
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此毗志友

王氏曰六鄉之內其居則有州黨族閭比其民則有什
伍合州黨族閭比者以比合比以閭合閭所以聯其居
也合其人民之什伍以伍合伍以什合什所以聯其人
也 疏曰合其人民之什伍者此即因內政寄軍令之
類五家為比比即一伍也二伍為什以此什伍比追胥
焉 王氏曰夫聯比其居什伍其人鄉官之事也而士
師又掌之使其相安相受故也去其害人者則使之相
安使州里任焉而舍之則使之相受以居處則相安而
不相戾以往來則相受而不相拒則可以無事矣無事
而相安相受然後有事而可以同其憂患焉此追胥

伺盜賊之事於是乎作矣 劉氏曰追追襲寇寇也猶
春秋之追戎于濟西胥偕也相聚夜宿以伺盜賊之謂
王氏曰廢事者施刑罰有功者施慶賞也士師賞刑故
使之相安而已若夫使之相保則有教存焉非士師所
及 王先生曰司徒族師比長特言相受而未嘗有相
安之文此士師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而云相安者
正所以除亂民而安民也

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
劉氏曰官中政令刑官之屬所行政令也 註疏曰獄
訟辭訴各有司存謂若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各主當司
之獄訟其有不決來問都投士師者則士師審察以告

大司寇斷獄弊訟也致邦令者以法報之也此即所察
獄訟斷訖致與本官

掌士之八成 一曰邦汙 二曰邦賊 三曰邦謀 四曰犯邦令
五曰撓邦令 六曰為邦盜 七曰為邦朋 八曰為邦誣 九曰
音牒 撓音矯

疏曰八成言士者此八者皆是獄官斷事成品式士即
士師已下是也 王氏曰官府之八成則其經治之成
法也士師之八成則其正亂之成法也 鄭氏曰邦汙
者斟酌盜取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尚書事邦賊為逆
亂者邦謀為外國反間犯邦令于冒王教令者撓邦令
稱詐以有為者為邦盜竊取國之寶藏者 王氏曰為

邦朋為私黨以亂民也為邦誣則造訛言以惑眾也先
王之時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風俗患夫幾人所
以為禍本者如此立八成之法使士師掌之則制治于
未亂保邦于未危所以防其芽孽者豈不至哉
若邦凶荒則以荒辭之漚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依注音

鄭氏曰鄭司農云辯讀為風別之別救荒之政十有二
而士師別受其數條是為荒別之法玄謂辯當為賑
之誤也遭飢荒則刑罰國事有所與損作權時法也朝
士職曰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
慮刑貶移民就穀救困也通財補不足也 劉氏曰民

可徙則移之就穀不可徙則移穀以賙之 鄭氏曰糾
守備盜賊也緩刑舒民心也

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傳別約劑 傳音附約於妙反
王氏曰傳謂地傳別謂判書約謂書其期約也劑謂之
要書也以財獄訟者必有傳別約劑然後其實偽可正
也民知此則無敢苟簡於其始而獄訟由之以省也易
之訟言君子以作事謀始殆謂是也

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祀五
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凡刳珥則奉犬牲諸侯為賓則
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六師帥其屬而禁逆軍
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歲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帥其屬

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其器及公音機珥讀為鯀而志

王氏曰勝國之社稷滅亡之類也故祭則以士師為之

尸小司寇大賓客前王而辟故上師王燕出入則前驅

而辟以燕出入非大事故也 疏曰燕出入凡宮苑皆

是 鄭氏曰道王且辟行人也 王先生曰夏官小臣

云王之燕出入則前驅而此士師又云王燕出入則前

驅而辟者何也蓋成周之時萬乘之尊其所以為衛者

至矣以經攷之有前馬者道右是已有前車者齊僕是

已有前驅者大司寇是已有前驅者大僕小臣是已有

前王而辟者有前王而不辟者大司寇尊矣故前王而

不辟前王而辟者其小司寇歟大僕掌正王之服位故

於王出入則前驅小臣掌正王之燕服位故燕出入則

前驅然皆前驅而不辟也士師刑官此所謂前驅而辟

也若夫辟之外又有蹕焉宮正云凡邦之事蹕隸僕云

掌蹕宮中之事大司寇云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小司

寇云凡國之大事使屬蹕士師云諸侯為賓則帥其屬

而蹕于王宮鄉士云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

蹕蓋宮正言凡邦之大事則王宮之祭祀等事無不蹕

之士師之蹕則特蹕於諸侯為賓之時而已曰辟曰蹕

皆以刑官主其事正所以重萬乘之勢也若王之三公

六卿大夫出入於鄉遂公邑之中則亦有辟禮而無蹕

外諸侯則有辟禮而又有蹕也如詔士所云是已 王

亦如之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夾古洽反

遂士

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氏曰遂士主六遂之獄者

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逐之禁令帥其屬而蹕六卿若有邦事則為之

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縣士

中士二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鄭氏曰縣士主縣之獄者

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二日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若大夫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

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方士

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鄭氏曰王都家之獄者 疏曰采地在王畿四方故云

方士

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于國司寇聽其成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以時脩其灋灋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

上時掌反

劉氏曰鄉士掌國中遂士掌四郊縣士掌野方士掌野家者分聽王畿之獄訟由內以及外之序也 鄭氏曰鄉士所掌地則距王城百里內也言掌國中此主國中獄也六鄉之獄在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鄉士八人言各者四人而分主三鄉也 王介甫曰通掌國中之獄而分掌其鄉也 鄭氏曰遂士所掌地則距王城百里以外至二百里言掌四郊者此主四郊獄也六遂之獄在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遂士十二人言各者二人而分主一遂也 王介甫曰通掌四郊之獄而分掌其遂也 王先生曰縣師掌公邑是公邑得謂之

縣夫鄉士掌鄉獄遂士掌遂獄方士掌采地之獄則知縣士掌四方公邑之獄矣惟六鄉無公邑之田自遂遠畿自二百里至五百里而公邑之田在是矣縣士三十有二人則是八人主一等公邑是四分治公邑之獄明矣大抵鄉遂縣方之獄所居之地以近王者為主所會之期以尊者為先夫鄉為郊遂為野今鄉士云掌國中遂士云掌四郊縣士云掌野是鄉之獄近於王城遂之獄近於鄉縣之獄近於遂所居之地以近者為主可知矣士師為王先驅鄉士為三公先驅遂士為六卿先驅縣士為大夫先驅鄉士以王會其期遂士以三公會其期縣士以六卿會其期豈於大夫則不復會其期此所

會之期以尊者為先可知矣 王氏曰縣士掌野者縣之獄在野也各掌其縣之民數者通掌在野之獄而分掌其縣也 鄭氏曰都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家大夫之采地大都在疆地小都在縣地家邑在稍地 疏曰如上文縣士掌公邑獄親自掌之此方士掌三等采地之獄遙掌之采地自有都家之士掌獄有事上於方士耳 鄭氏曰都家不言掌其民數民不純屬王 劉氏曰各掌其鄉遂縣鄙家之民數而糾戒禁令者皆所以輔佑吾民俾安于中而不至抵于刑憲也聽其獄訟察其辭之曲直虛寔也 王氏曰書曰師聽五辭又曰察辭于差非從惟從是已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

之者或死或刑其罪之輕重既定又從而要之若今責
伏辨矣 註疏要之爲其罪法之要辭既得要實之辭
罪定仍至十日乃以職事治之於外朝容其自反覆也
王介甫曰鄉士旬而職聽于朝者慎用刑故也遂士二
旬縣士三旬都三月則遠故也 鄭氏曰都家變朝言
國以其自君長異之 王氏曰司寇聽之者以司寇正
刑明辟也斷其獄弊其訟于朝則王朝所在無所容其
私也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者羣士司刑
各有所掌若司刑掌五刑之灋司刺掌三赦三刺三宥
之法又或掌官法或掌官常故各麗其法也 註疏衆
獄官共聽之恐專則有濫故也麗附也各附致其法以

成議也 雜說議之如何王制曰九聽五刑之訟必原
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其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
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此足以想見當
時之所議矣 王先生曰王制云成獄辭史以獄告于
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于棘木
之下大司寇以獄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
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制刑正者鄉士之屬也史
者鄉士之屬其下之史也鄉遂縣方皆云聽于朝司寇
聽之羣士司刑皆在而不及三公參聽者以經說經三
公已見於中矣且棘木之下外朝之位也其位王南面
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

侯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則是三公亦在矣 疏曰議得其實欲行刑之時故曰獄訟成成者罪已成定也士師受中受取上成定文書爲案 鄭氏曰中者刑罰之中也論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協曰刑殺協合也和合也和合支幹善曰也士師既受獄訟之成鄉士則擇可刑殺之日至其時而往泣之 疏曰肆陳也殺訖陳尸也 鄭氏曰論語曰肆諸市朝春秋傳曰三日棄疾請尸 王氏曰肆之三日以懲衆也 鄭氏曰免猶赦也期謂鄉士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日王欲赦之則用此時親往議之王介甫曰遂士王令三公會其期縣上王命六卿會其

期則遠故也 雜說觀此四官之意足見先王之時有一獄訟所屬之士已聽之矣而司寇又聽之羣士司刑又議之議之矣士師又受之若欲免其罪則又或王或三公或六卿會其期九更數入而後成蓋不敢妄加人以罪 李氏曰君之於民猶親之於子也親則不忍其子君焉得忍其民哉推其不忍入之心則人無有可戮罪無有可刑王欲赦固其理也然而天討有罪王者奉之以作五刑刑者非王之意也天之意也非天之意天下人之意也殺人者死而民猶有相殺傷人者刑而民猶有相傷苟以不忍而赦之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殺傷之者無以懲其惡被殺傷者無以申其冤此不

近於帥賊而攻人者乎是故先王雖有不忍之心而不敢輒赦必於外朝與掌事者議其可否焉赦者非王赦之情可赦之否者非王不赦情不可赦也如此民何有不服令何有不行 劉氏曰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者辨其輕重而異死刑者欲一其意專志而治之重民不再生也雖得囚之要且伏其罪矣又旬日無悔意也然後以職事治于外朝者俾司寇聽之至此始曰職者前皆以為已任也司寇以旬要訊於囚而聽其辭其辭之無變也乃斷其獄弊其訟于朝而羣士司刑皆在焉各麗其法以議獄訟合同而無異議則獄訟成焉成則協于中矣故士師受中又旬日

以聽囚之弗變也乃刑殺而肆其尸三日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或命公卿會之刑而欲免之用八議也則會于羣士斷獄之期而不以司寇會于王者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非王可尊也康誥所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是也 雜說罪既成而又曰若欲免之見天子忠厚愛人之意也 王氏曰掌其禁令而蹕則以獄官掌之欲無敢犯也 王介甫曰辟為尊者辟行人無使干也 王氏曰方士云司寇聽其成于朝則獄訟成而後上于國也既成而後上于國而於羣士司刑麗以議又言獄訟成者前所謂成都家聽斷之成也後所謂成司寇羣士司刑聽斷之成也

鄭氏曰都家之吏自協日刑殺方士但書其成與治獄之吏姓名備反覆有失實者 疏曰書其刑殺之成與聽獄人名於上此亦是自有君故異於鄉士之等也 王氏曰書其刑殺之成則知其所犯之罪書其聽獄訟者則知其聽獄訟之人先王欲其獄成而孚輸而孚者蓋如此 鄭氏曰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方士卜六人言各掌其方者四人而主一方其方以王之事動衆則爲班禁令焉縣法縣師之職也其職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野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方士以四時修此法歲終又省而誅賞焉 王氏曰都士家士所治之獄訟則方士

主之以上于國

訝士

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氏曰訝迎也士官之迎四方賓客 疏其職掌四方之獄訟非直迎賓客以獄訟爲主故名訝士

掌四方之獄訟諭罪刑于邦國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爲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爲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造七報及道音導

鄭氏曰四方之獄訟諸侯之獄訟也諭罪刑于邦國告

曉以麗罪及制刑之本意 劉氏曰凡四方之有治於
士者造焉謂疑獄非諸侯之能斷者也 鄭氏曰謂讞
獄辨事先來詣乃通之於士也士主謂士師也如今郡
國亦時遣主者更詣廷尉議者亂獄謂若君臣宣淫上
下相虐者也往而成之猶古步舒使治淮南獄送逆謂始
來及去也 王氏曰以其掌四方之獄訟故賓客則與
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為之前驅而辟居館則帥其屬
而為之蹕以刑官所在則人無敢犯故也誅戮暴客者
客國之所禮而暴之則刑之所取故刑戮之 鄭氏曰
出入謂朝覲於王時也春秋傳曰晉侯受策以出出入
三覲 疏曰大事者自是在國征伐之等聚眾庶非計

侯之事也則訝士讀其誓命之辭及五禁之法也

朝士

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鄭氏曰朝士主外朝之法 疏曰以外朝主為詢眾主

聽獄訟之朝故屬秋官 雜說外朝國大詢之朝也亦

是聽獄訟古者人君聽刑必清心靜慮異於常朝故其
處與常朝不同皇帝清問下民是已宣帝齋居決事亦
此意

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
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
長眾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帥其

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長丁丈及罷音
反趨本又作趨同七須反

劉氏曰小司寇所掌外朝之法以致萬民而詢國危者
在雉門之外兩觀之間也其位則朝士之所掌九棘者
取其赤心事上無隱而能制禦于外者也孤卿大夫諸
侯之職焉三槐者取其黃中通理暢于四支臣德之至
也此三公之職焉 王氏曰孤卿大夫臣道也比諸侯
為卑故位於左侯伯子男君道也比諸臣為尊故位於
右三公六卿其位凡九諸侯列於都國其服亦九故左
右皆九棘大師大傅大保謂之三公其位止於三故面
三槐槐棘之數各稱其位之多寡而已 薛氏圖曰所

以平罷民之不能自強以禮然必在左者卑之而示
辱故爾肺石所以達窮民之不能自伸其情然必在右
者佑之而欲其伸故爾蓋地道尊右而卑左也 雜說
肺石必立於外朝所以通下情防壅隔也 雜說吏之
治民未必盡其平而民之於君不可使壅於上聞也故
肺石設於外朝大司寇主之而聽之者朝士之職也路
鼓立於寢門之外大僕主之而守之者御僕之屬也外
朝則在庫門之外朝士則掌外朝之法故肺石隸焉內
朝則在路門之外大僕則掌路門之政故路鼓屬焉凡
遠近老幼孤獨之民欲其復於上而長弗達者立於肺
石三日士聽其辭而告於上則聽肺石之訟者朝士之

職也若夫路鼓立治朝之內大寢之門外則非窮民之
所得至也故大僕掌其政以達窮民聞鼓聲則速進御
僕與御庶子而後以復于上故成周之民所以自達於
上由肺石而聽於朝士由朝士而達於路鼓聽掌有其
人先後有其序也 王氏曰以鞭呼趨且辟呼朝者使
趨焉又為之辟也 劉氏曰朝士每有外朝之事則帥
其屬而用鞭以齊萬民之序列呼以趣百官之就位既
趣其行且辟其道也位定然後禁其慢朝者錯立者族
談者 王氏曰禁慢朝者則使之欽禁錯立者則使之
正禁族談者則使之靜孔子在朝廷便便言唯謹爾孟
子不踰階而揖不歷位而言則朝法當如此

公之小者庶民私之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
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暮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凡有責者
有判書以治則聽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灋行之犯令者
刑罰之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凡盜賊軍鄉邑及
家人殺之無罪凡報仇讎者書於一殺之無罪若邦凶荒
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與曠音燭傳音

註疏得物之人告于朝士乃委之于朝十日待來識之
者人民小者未斃七歲以下若今得遺物及放失六畜
持詣鄉亭縣廷大者公之没入公家也小者私之小物
自畀也 王氏曰貨賄人民六畜皆所失者也得獲其

所失者使委于朝欲其見利而思義也旬而舉之則以
求者或遠待之宜緩故也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則
朝之為治欲盡利以遺民也 疏曰凡士之治有期日
者即上文鄉士遂士等獄訟成來於外朝職聽遠近節
之皆有期日云國中者獄在國中據鄉士云郊二旬者
謂獄在郊據遂士云野三旬者謂野之縣凡三處皆是
野云都三月者謂方士掌都家云邦國暮者謂訝士
王氏曰治獄之期以遠近為之差也期外不聽者亦所
以省獄息訟也蓋民之急宜以時治苟不急又在期外
亦可以已矣又况獄訟追證聯逮及於平民烏
鄭氏曰判半分而合者謂別券也 王氏曰判

其一書其所予之數使責者執之抵冒而訟有判書則
足以驗其實故為之聽治也 劉氏曰若無券書則不
聽所以養信而息訟也 鄭氏曰同貨財者富人蓄積
者多時收歛之乏時以國服之法出之雖有騰踴其贏
不得過此以利出者與取者過此則罰之若今時加貴
取息坐城 疏曰財之出債與生利還主則同有貨賄
者也今以國服之法為之息利犯令者違國法也故刑
罰之 王氏曰屬書謂以已之財屬之於人而使責之
鄭氏曰以其地傳而聽其辭者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能
為證者來乃受其辭為治之也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
殺之無罪鄭司農云謂賊群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及家

人者殺之無罪若今時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
牽引人欲犯瀆者其時格殺之無罪 王氏曰謂盜賊
之羣衆聚而成軍以攻圍鄉邑及家也如是者殺越人
于貨凡民罔不懲人得殺之無罪則上下同其惡故也
鄭氏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謂同國不相辟
者將報之必先言之於士 鄭氏曰慮謀也貶猶減也
謂當圖謀緩刑且減國用為民困也所貶視時為多少
之法 王氏曰凶而至荒札而至於喪寇而至於戎皆
故之大者其所制之刑所用之財宜有異於平日故令
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先事而思患謂之慮慮刑則刑
之加釋有趣一時之宜者慮以制之也慮貶則財省殺

有紆一時之急者慮以節之也慮刑則非獨緩刑也慮
貶則非特省禮也凡此皆出於不得已也

司民

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人

鄭氏曰司民主民數 疏曰凡斷獄弊訟必須知民年

幾老幼是以司民雖非刑獄以其職掌登萬民之數故

連類在此也 王先生曰司民為秋官之屬何意若論

所書生齒之數則與司徒所謂人民之數小司徒所謂

夫家之數鄉師所謂以時稽其夫家之數鄉大夫所謂

以歲時登其夫家衆寡一也司民不屬地官而屬於秋

官者說者以為秋之物成非也秋官主刑聖人用刑本

於好生耳

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替王治

鄭氏曰登上也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今戶籍也下猶去也每歲更著生去死 王介甫曰於小司寇言內史司會冢宰貳民數制國用王受民數圖用而進退之而於司民言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者司民掌民數之官也生齒不蕃至於具禍以燼則以王無陪無御非特為貧故也 東萊呂氏曰按周官媒氏男女自

成身以上皆書年月日時焉成名子生三月父名之也內則下生三月之末男角女羈以見於父父名之宰書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其制詳密如此戰國以來此制廢壞久矣不復重民之生也秦始皇復令男子書年其制及男而不及女特恐民之避征役耳豈有三代重民之意哉

徐幹曰民數為國之本也先王周知其萬民眾寡之數乃分九職焉九職既分則劬勞者可見勤惰者可聞也然事役不均未之有也事役既均故上盡其心而人竭其力國家殷富大小不匱百姓休和下無怨疾焉周禮

孟冬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
冢宰貳之其重之也如此今之為政者未之知恤也譬
猶無田而欲樹藝雖有農夫安能措其強力乎是以先
王致六鄉六遂之法所以維持其民而為之綱目也使
其鄰比相保賞罰相延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逆順可得
而知也及亂君之為政也戶口漏於國版夫家脫於縣
伍避役逋逃者有之於是姦心競生而偽端並作小則
竊濫大則攻劫嚴刑峻令不能救也民數者庶事之所
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
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建典家以立度五禮
用修九刑用措其惟審民數乎

古刑

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
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灋
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劓魚器反刑音月

黃氏曰夫死者不可復生而先王有大辟之法蓋殺一
人而後能生其欲死者矣斷者不可復續而先王有墨
劓宮剕之法者蓋劓一人而後能續其欲斷者矣是故
先王有不忍人之政而肉刑未嘗廢者豈以不忍人之
政必待肉刑而後存乎先王之肉刑非恃之以傷民也
設之使有懼而已文帝以當劓者笞三百而民卒多死

夫劓之誠可懼者答固不足以懼之然而恃答之輕而陷於罪豈特與劓比哉後世惜一劓一則而招其罪至於大辟者豈勝計哉 鄭氏曰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劓截其鼻也宮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則斷足也殺死罪也 王氏曰周官五刑之法皆五百而呂刑墨劓之屬皆千宮之屬則三百大辟則二百者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以刑之法詔刑罰所謂惟法惟察其審克之也而以辨罪之輕重所謂上下比罪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也 鄭氏曰詔刑罰者處其所應否如今律家所署法矣

司刺七賜反

上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壹刺曰訊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志音妄耄亡報反蠢勑江反

劉氏曰刺殺也訊而罪定則殺之訊問也掌以司寇已成之獄訟問於衆人 鄭氏曰宥寬也赦舍也 王氏

曰人之犯罪重者有至於殺故有三刺之灋其罪有被之以五刑爲已重加之鞭扑爲已輕則宥而寬之故有三宥之法至於其情可矜而五刑疑於無罪則從而赦

之故有三赦之法小司寇所謂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以至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是也司寇不言赦而言刺宥則赦可知矣舜言欽恤五刑則先眚災肆赦而後怙終賊刑先輕而後重所以示上有好生之德也周官司刺則先三刺而後三宥三赦則先重而後輕者所以示有司執法之堅也上有好生之德則知所以恤民焉有司執法之堅則民莫之敢犯矣仁之至義之盡也 鄭氏曰鄭司農云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過失若今律過失殺人不坐死玄謂識審也不審若今仇讎田報甲見乙誠以為甲而殺之者過失若舉刃欲斫伐而軼中人者遺忘若間惟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

殺射之幼弱老耄若今時律今年未滿八歲八十已上非手殺人者他皆不坐 慈惠謂生而癡騃童昏者

胡康侯曰舜典曰眚災肆赦易之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三赦三宥止及於此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舊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世有姑息為政數行赦宥惠奸究賊良民而其弊益滋蓋流於此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為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蜀人久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召公也斯得之矣春秋書肆大眚譏失刑也 王氏曰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則情盡於內而辭於外情重者上

服情輕者下服或刑或殺各當其罪而無疑也 劉氏
曰今律三刺之法皆存而特不分其職以專掌之而有
審刑之官聖人之仁古今雖邈而其志周矣曰斷民中
者用三法以斷大獄則民莫不得其中焉

司約於妙反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鄭氏約言語之約束

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為上治民之約次之治
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摯之約次
之約於妙反

鄭氏曰此六約者諸侯以下至於民皆有焉劑謂券書

也治者理其相抵鬪上下之差也神約謂命祀郊社稷
望及所祀宗也聽子不祀祝融楚人伐之民約謂征稅
遷移仇讎既和若懷宗九姓在晉殷民六族七族在魯
衛皆是也地約謂經界所至田萊之比也功約謂王功
國功之屬賞罰所及也器約謂禮樂吉凶車服所得用
也摯約謂玉帛禽鳥相與往來也 王氏曰有約以結
其信有劑以固其約謂之約劑則約而有其劑也自治
神之約以至於治摯之約皆以重輕先後為之序也治
神之約則若魯用郊之屬是也治民之約則若分衛以
七族之屬是也治地之約則若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
王蒐之屬是也治功之約則若虢叔虢仲勳在王室藏

於盟府之屬是也治器之屬則若魯得用四代之器之屬是也治摯之約則若公孫黑使疆委禽之屬是也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珥當讀曰衄藏才浪反

鄭氏曰大約劑邦國約也小約劑萬民約也書於宗廟之六彝欲神監焉丹圖未聞或有彫器簠簋之屬有圖象者歟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今俗語有鐵券丹書豈此舊典之遺言歟訟約若宋仲幾薛宰者也辟藏開府視約書不信不知約也衄謂殺牲取血饗其尸大亂謂僭約若吳楚之君晉文公請隧以葬者六官

辟藏明罪大也六官初受盟約之貳故也 王氏曰大者書於宗彝辟盟諸鬼神示無疑也小者書於丹圖其色以丹示無隱昧也不信者服墨刑則以約書宜信而不信則為墨而不明故也

司盟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鄭氏曰盟以約辭告神殺牲歃血明著其信也曲禮曰泣牲曰盟 伊川曰春秋書盟如何先王之時有盟否或疑周官司盟者曰先王之時所以有盟者亦因民而為之未可非司盟也但春秋信義皆亡日以盟詛為事上不尊周王之命春秋書皆貶也唯晉命之一事稍為

近正故終齊衛二君之世不相侵伐亦可喜也 陳氏
曰先王之時結民以忠信誠慤之心維邦國以比小事
大之禮然盟詛之末常不弛於天下使人明則知好惡
幽則知信畏然後有同德而無離心則盟詛之輔於教
也其可忽哉後世儒者或以疑周官過矣 黃氏曰商
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然則盟誓果非
先王之事乎先王以之輔德信者也後世德信廢而盟
誓獨行於天下此民所以畔且疑

掌盟載之灋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
比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
亦如之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

盟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明則
為司盟共祈酒脯詛側慮反
為于偽反

鄭氏曰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
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春秋傳曰宋及惠牆伊戾
坎用牲加書為世子痤與楚客盟有疑不協也明神神
之明察者詔之讀其載書以告之也貳之者寫副當以
授六官盟詛者欲相與共惡之也犯命犯君教令也不
信違約者也春秋傳曰臧紇犯門斬關以出乃盟臧氏
又曰鄭伯使卒出豶行出鷄犬以詛射穎考叔者凡民
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者貳之者檢其自相違約有
獄訟者則使之盟詛不信則不敢聽此盟詛所以省獄

訟也各以其地域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爲司盟共祈
酒脯者謂使其邑間出牲而來盟已又使出酒脯司盟
爲之祈明神使不信者必凶 王氏曰盟載之法孟子
所謂束牲載書是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
載者蓋疑事疑謀不能保其必信故有疑斯有盟有盟
斯有約司盟則掌其盟約之載辭也北面詔明神者盟
約之法非特誓之於衆也質諸明神彼或違焉則神斯
禍之矣謂之明神則宜鄉明者也故北面詔之夫幽則
質諸神而盟者神之所爲也明則盡諸人而約者人之
所爲也盟則必約蓋非約則無以固其盟約則必盟蓋
非盟則無以示其誠盟諸神約諸人所以結信之道也

既盟則貳之者蓋其正則藏于天府司盟則藏其貳也
大司寇曰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則
藏其貳者非特司盟而已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
者亦如之先王之時貴而諸侯賤而萬民皆有盟詛之
法者豈徒爲是聽於神之虛拘哉蓋世之治也人心相
與以誠相示知畏於神而不敢欺知欽於神而不敢慢
先王因其有畏欽鬼神之心而躬畏以先之而因以覆
盟詛爲大戮至於成俗則盟邦國之不協與萬民之犯
命而詛其不信者有獄訟者使之盟詛弭亂息爭豈小
補哉呂刑者民興胥漸泯泯焚焚角中于信以覆詛盟
以爲苗民之罪則盟詛之設帝者之世已然矣而作記

者以為盟詛不及三王不亦謬乎然事有本末本之不
圖無事於末後世仁義不足以勝之欽畏不足以臨之
慢神於上誣人於下區區之牲血酒脯不足以勝背誕
之衆矣此君子屢盟詩人所以謂之長亂小國爭盟左
氏所以知其必亡鄢陵之盟季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
何為武父之盟君子曰信之不繼盟無益也豈盟之不
足恃哉失之本末之末茲其所以滋亂也

職金

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疏曰掌受士之金罰也負罰故在此 王先生曰周官有
四職所掌者財用其二見於天官職內職歲職弊是已

而特職金在秋官耳然職金之職與天官異而未嘗不
與天官相為聯事內府云凡四方之金玉入焉王府云
掌王之金玉之藏職金云入其金玉錫石丹青于受藏
之府則是與內府王府通矣若夫為兵器之府則又非
兵器之府也蓋有兵器之府又有為兵器之府王府云
掌兵器內府云掌兵器此兵器之府也今日入其金錫
于為兵器之府又曰入其金玉丹青于受藏之府府為
內府王府矣則是知為兵器之府非兵器之府也攷工
記云攻金玉之工築冶是櫛段桃是已築氏執上齊冶
氏執下齊鳧氏為鐘椳氏為量段氏為鑄器桃氏為刃
所謂為兵器之府也抑嘗言之職金一官與天地夏冬

之官並通為聯事其曰守藏之府是與天官通也入其
金于司兵是與夏官通也入其金錫于為兵器之府是
與冬官通也他官可知

掌九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媿惡
與其數量揭而璽之入其金錫于為兵器之府入其玉石
丹青于受藏之府入其要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
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九國有大故而用
金石則掌其令

揭音竭璽音徙

王氏曰禹貢揚州厥貢惟金三品荊州厥貢惟金三品
礪砥怒丹梁州厥貢璆銀鏤砮磬雍州厥貢球琳琅
玕而周官之職金掌九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

征者蓋禹貢之言諸侯之所貢者也周官職金則取於
有地者之征而已上以政取謂之征下以職供謂之貢
則征與貢異故也辨其物之媿惡所以別其物之貴賤
也與其數量所以計其物之多寡也揭而璽之者揭著
其數量璽則封之以印也入其金錫於為兵器之府則
入橐人也橐人曰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是也入其
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則入于王府也王府曰掌王之
金玉玩好是也入其要則入計書于太府也受士之金
罰貨罰入于司兵金罰所謂贖刑之罰也貨罰司關所
謂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是也鄭氏曰入于司兵
給治兵及工直也鉞金謂之版此版所施未聞王氏

曰旅上帝則共其金版者掌次言王大旅上帝則張壇
案設皇邸先儒以邸為後版屏風也所謂金版則以金
飾之也饗諸侯亦如之則承賓如承神也凡國有大故
而用金石則凡器械有用金石者職金則掌其所取之
令也

司厲

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鄭氏曰犯政為惡曰厲司厲主盜賊之兵器及其奴者
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揭之入于司
兵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稟凡有爵者與七十
者與未齒者皆不為奴賈音嫁稟古老反

鄭氏曰鄭司農云任器貨賄謂盜賊所用傷人兵器及
所盜財物也入于司兵若今時傷殺入所用兵器盜賊
贓加責没入縣凡坐為盜賊而為奴者輸於罪隸春入
稟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為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
曰予則奴戮女論語箕子為之奴罪隸之奴也 疏曰
男子入于罪隸者即司隸職中罪隸百二十是也女子
入于春稟者以役地官春入稟人之事 鄭氏曰有爵
者命士以上也 王氏曰有爵者不為奴貴也七十
者不為奴老也未齒者不為奴慈幼也毀齒謂之齒
家語曰男子八月生齒八歲齒齒女子七月生齒七歲
齒齒

犬人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六人

雜說以司寇奉犬牲故屬秋官

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牲物伏瘞亦如之凡幾珥沈辜

用駝可也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牲音全瘞於例

反幾讀為剋珥當為錐離亡江反故書離作龍鄭司農讀

王氏曰色之純謂之牲故毛以告牲所以貴純也伏謂

較祭王出則伏犬牲以車轆之而去也瘞謂地祭爾雅

曰祭地曰埋瘞是也幾珥士師所謂刳珥則奉犬牲是

也沈辜大宗伯所謂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以鬻辜祭四方百物是也夫用駝不若用牲之為善故曰可也相大

察知其善惡者以其屬有賈四人也牽犬者以其屬有

徒十有六人也掌其政令則以犬人非特祭祀之大而

已凡田犬并掌故也

司圜

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人徒

百有六十八

鄭氏曰圜謂圜士也圜士獄城也

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

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

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士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凡圜士

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註疏罷民謂惡人不從化爲百姓所患苦而未入五刑者收教者謂入園士見收使困苦改悔是收教也 劉氏曰嘉石平罷民其罪輕不入園士也園士聚教罷民其罪重其役之日月深日則役之夜則收之俾民改情復善然後舍之爲教大矣故曰收教焉 王氏曰弗使冠飾示不能以禮自飾其躬也加明刑而耻之任之以事而勞之凡此皆欲其克己以復禮也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以其罪之輕重而爲之遠近之期也其刑人也不虧體而加之以明刑而已異於五刑之刑也其罰人也不虧財則罰之以職事之勞而已異於五罰之出錢者也此謂收教歟

劉氏曰仁民之德茲其深矣

掌囚

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八

鄭氏曰囚拘也主拘繫當刑殺者

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桎梏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桎王之同族拳有爵者桎以待弊罪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 梏古毒反拳姜奉反

鄭氏曰凡囚凡以罪拘者 劉氏曰木其手曰拳木其

項曰梏木其足曰桎三木備者重囚也輕者桎而已易曰屨校滅趾無咎言改過則釋之也又曰何校滅耳凶

象曰聰不明也仲尼係之曰小人謂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謂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以至惡積而不可捨罪大而不可解夫內聽謂之聰內視為之明而於怙終而賊刑滅耳之凶者言之蓋惡之萌也必根於心不能內視以恐懼乎其所不覩不能內聽以戒謹乎其所不聞至於惡積而不可捨也聖人以謂凡民未能不萌諸心也能用聰明以復其性庶乎可免焉 鄭氏曰王之同族及命士以上雖有上罪或笞或梏而已 王氏曰此所以親親而貴貴也以待弊罪則拘之至於斷罪而後已 鄭氏曰告刑于王告王以今日當行刑及所刑姓名也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

小辟奉而適朝者重刑為王欲有所赦且當以付士鄉士也鄉士加明梏者謂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梏而著之也囚時雖有無梏者至於刑殺皆設之以適市就眾也庶姓無爵者皆刑殺於市 劉氏曰適市而刑殺之暴其惡以為萬民之戒也 李氏曰先王之時雖同族雖有爵其犯法當刑與庶民無以異也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如使同族犯之而不刑殺是為君者私其親也有爵者犯而不刑殺是為臣者私其身也君私其親臣私其身君臣皆自私則五刑之屬三千止謂民也賞慶則貴者先得刑罰則賤者獨當上不媿於下下不平於上豈適治之道耶故王者不辨親疏不異貴賤一致

于法其所以不肆諸市朝而適甸師氏者為其有耻母
使人見之也文王世子曰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
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
掌戮

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鄭氏曰戮猶辱也既斬殺又辱守之

掌斬殺賊謀而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
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凡罪之麗於灋者亦
如之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凡軍旅田役
斬殺刑戮亦如之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
刑者使守圜髡者使守積謀音謀搏音搏踏皮北反圍音

又髡者門反積子賜反

劉氏曰賊賊害於國者 鄭氏曰謀謂姦寇反間者賊
與謀罪大者斬之小者殺之搏當為膊諸城上之膊字
之誤也膊謂去衣磔之親總服以內也焚燒也易曰焚
如死如棄如 王氏曰斬殺皆棄人之刑或斬以分其
體或殺以使之死亦稱其罪而已殺其親者賊仁莫甚
焉故焚以火而不存其形殺王之親者賊義莫甚焉辜
以磔之而不全其體 劉氏曰凡殺人者踣諸市謂僵
其尸暴露而不蓋也 王氏曰僵其尸使衆視之而
懲也 王介甫曰刑盜于市凡罪之麗于灋者亦如之
者所謂刑人于市非特與衆棄之亦以人之犯刑皆以

趨利為本正以趨利犯刑則唯盜而已故特言刑盜于市 王氏曰唯王之同族者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既言於掌囚此復言之者掌囚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掌戮則正以殺之為事也守門守闕守內守圜守積各以其宜也墨黥其面劓截其鼻無妨於禁禦也然劓重於墨故遠之以關在外故也宮者人道絕故使守內別者斷其足則無妨於禁禦可使牧禽獸而已故使守圜 鄭氏曰王族不宮為剪其類也髡頭而已守積積在隱者宜也 劉氏曰守門守闕守內守圜守積皆用刑人者刑之以償其罪也養之其全其生也先王之於刑民猶其民也無所喜怒而有不全其生者彼其自取

非王刑之也 王氏曰先王之於刑人其輕者則流之流之則有居其重者則刑之刑之則有使以其有使故掌戮所掌者如此觀之作記者言公家不畜刑人亦誤矣然公家雖可以畜刑人而君子則不可近不可近而近之此吳子餘祭見殺於闔春秋所以譏之歟

司隸

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鄭氏曰隸給勞辱之役者漢始置司隸亦使將徒治道溝渠之役後稍尊之使主官府及近郡 疏曰司隸以罪人為奴僕故在此 王氏曰司隸五隸之長

享五隸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為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掌帥四程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搏音博為于偽反

王氏曰五隸罪隸與四夷之隸也掌五隸之法則其役使之差等各有度數存焉故也辨其物則衣服兵器之屬也掌其政令正之則有政使之則有令也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民謂五隸之民也盜賊之未獲者則司隸帥而搏之國中汚辱之事則司隸帥而役之以五隸之屬各有百二十人則足以供其事非特是也

百官任用之器亦其民為積乏也凡囚執罪人之事亦使為之也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亦役之也掌帥四程之隸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蓋古者天子守在四夷治教政刑之既明則四夷之民莫不向風懷德則內可以使之守王宮外可以使之守厲禁此司隸所以帥之也必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則四夷各有利器宜服齊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教不易其俗也劉氏曰司隸以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徒二百人而掌五隸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五隸皆百有二十人為制者隸役之數則然其數不足未能以制定焉罪隸者中國之罪民而役於隸者謂皆籍於司隸而奴之也蠻閩夷貉者四

夷之摠名蓋非一種也其摠於要服則執以為隸焉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以守王宮及野舍之禁厲示德化之廣遠也故用之搏盜賊役煩辱積任器助牽傍皆其罪之所宜施為也役官府掌使令役校人養鳥獸牧馬牛審禽獸之言而與之答皆其俗之所素習也彼其執也必死而復生又從而衣之食之盡其所能而役使之無非所以養其生而盡其性也宜其無不致其忠與其力焉故用之守王宮由於厲禁而賴之以為腹心之衛也聖人之於萬物莫不極其宜者用五隸以見之焉

罪隸
百有二十人

鄭氏曰盜賊之為奴者

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傍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傍步浪反王氏曰百官與有守者則罪隸掌為之役也雖充其役亦掌使令之小事而已鄭氏曰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罪隸牽傍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傍

蠻隸

百有二十人

鄭氏曰征南夷所獲也

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

外則守厲禁校戶教反

疏曰為校人所役使以養馬 王氏曰校人其徒八十
人有不足以給其役故蠻隸兼役其事也亦各從其便
器以為守衛之備故執其國之兵 陳氏曰古之宿衛
王宮者不特士庶子而已有虎賁之虎士司隸之五隸
虎士有卒伍而四翟之隸有兵國有大事則守王門舍
則守王闕而司戈盾軍旅會同授虎士戈盾則王之在
國在野可謂嚴矣然必使四翟之隸者以著王之所守
在四夷也或使師氏之屬帥之者以著王之使武以文
也四隸所守皆如蠻隸之事者周之時以南方為遠尤
貴其來者故掌四夷之官曰象胥而奏樂亦以南詩曰

以雅以南記曰胥鼓南則周人之意可知矣

閩隸 亡中反

百有二十人

鄭氏曰閩南蠻之別

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 蕃扶元反

鄭氏曰杜子春云子當為祀玄謂掌子者王立世子置

臣使掌其家事而以閩隸役之 王氏曰掌役畜養鳥

則役於掌畜也而阜蕃教擾之則與掌畜所謂阜蕃教

擾之同事也掌子則取隸焉子謂鳥所生者也閩隸掌

阜蕃其物則養之而使取隸於已者也因致其義焉而

鳥之無知飲啄鼓舞惟閩隸之是從而閩隸之隸於中

國豈異是哉司隸言帥四翟之隸守王宮與野舍之屬
禁則閭隸之有守固可知矣

夷隸

百有二十人

鄭氏曰征東夷所獲

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
蠻隸之事

鄭氏曰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故春秋傳曰介葛盧

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矣是以貉隸職掌與獸言

貉隸

百有二十人

鄭氏曰征東北夷所獲

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其守王宮者與
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鄭氏曰不言阜蕃者猛獸不可服又不生乳於圈檻也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